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富原

(七)

亞斯丹斯著
嚴復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富 原

(七)

著 密斯丹亞
譯 復 嚴

著名界世譯漢

原富

篇八

結論商宗計學之旨

商宗計學。所據之以經緯一國之財政。而勸其民之日富者。要之不外二術而已。曰勸出貨也。曰沮入貨也。雖有時亦反其道而行之。其宗旨則未嘗變也。曰常以求進出差之必正勿負而已。故國產固以多出行遠爲佳。而生貨則非所勸。而或沮其出口者有之矣。蓋生貨者。工業製造之材用也。必使國中材用至多。而後製造熟貨能本輕價廉。有以敵他國之所出者而占銷之。材用而外。尙有不勸其出者。則工作之機器也。其爲此者。用意蓋同。大抵務熟貨之日廉已耳。故其沮入貨。亦沮熟而不沮生。而吾嘗考之官司之計最。尙未見有勸獎機器入國之政者。此緣工業日盛以來。機器亦爲大宗之熟貨。使其獎而勸之。恐侵本國製造之利故也。故其所以待機器者。與物材之生貨不同。不特不獎其來。且恆

有禁其至者。此如織業之蠶梳是已。其進口也。惟愛爾蘭。外此皆在所禁之列者也。此令昉於義都活之三年。額理查白三十九年。重申禁例。至於今則著爲永令矣。

案歐洲各國之於進出口貨也。務出熟而進生。所以求民自食其力之易也。獨中國之通商不然。其於貨也常出生而進熟。故其商務尤爲各國之所喜。中國士夫高談治平之略。數千百年來。本未嘗研究商務。一旦兵敗國辱。外人定條約。箱紙尾。督其署諾。則謹諾之而已。不但不能駁。即駁之。亦不知所以駁也。所以稅則者。有國有土之專權也。而我則進出之稅。欲有增減。必請諸有約之國而後行。國之官事。晉用楚材。古今有之。而未聞監權之政。付之他國之吏者也。且古今各國之用外人也。必有人棄本籍而從仕國。功賞過罰。可以加諸其人之身。方其策名而授之以政也。有盟詛之禮。有易服之制。故雖爲異產。而其人則可用也。而今則執我至重之稅政利權。而其人則猶敵國之臣子也。所操者吾之政柄。而受封爵於其本國。立嚴約密章。禁吾國之人之爲其屬而入其藩籬者。而其所監之稅。又其本國者居什八九焉。嗚呼。此真斯密氏所稱自有史傳以來。人倫僅見之事者矣。易曰作事謀始。吾之所以爲始者既若此矣。又何怪金鎊之價。貨物之情。大異於昔。而吾欲取其舊者。

稍一更定而不能也。（此書成於光緒二十六年故如是云云。）夫中國雖於今爲夷國。而終爲外人所嚴憚。而恐爲其子孫憂者。有二事焉。一曰土地廣大。物產浩博也。一曰民庶而勤。作苦治生也。以是二者爲之資。設他日有能者導其先路。以言通商。則轉物材以爲熟貨。其本輕價廉。以奪彼歐人之市有餘。以言兵戰。則堅忍耐戰。人懷怒心。決非連難爲棲者所可及。而是二者之中。其前一尤爲歐人之忌。故吾今者之故步自封。雖笑譏鄙夷。而實則彼之所禱祀以求者也。設一旦吾之民智日進。天誘其衷。幡然改之。吾知彼方奮其沮力。以與我爭一旦之命。其必不坐視以聽我之精進。又灼然可知者矣。嗟乎。二三十年以往。假炎黃種族。猶足以自存。則吾之所以與彼力爭者方熾。立後來之基址不難。去當前之阻力難。去當前之阻難矣。而救前人之失計。乃尤難也。顧此數十年之間。將瓜分魚爛而破碎乎。抑苟延旦夕而瓦全乎。存亡之機。間不容髮。視乎天心之所向。亦深係乎四萬萬人心民智之何如也。後此之變。將不徒爲中國洪荒以來所未有。其大且異。實合五洲全地而爲之。夫豈不倣區區之智。所能逆觀而預策之者哉。雖然。有可知者。曰順天者存。逆天者亡。天者何。自然之機。必至之勢也。閱今而考古。格物而致知。必求真實而後已者。凡爲此耳。夫非妖祥咎徵之

謂也。吾黨有志圖存之士。其求深識此所謂天者。

其獎進材用之入國奈何。則有時而免其應出之征稅矣。且有時而施之獎令矣。此如各國所運至之羊毛吉貝。未凍之麻。染色之藍。又如外屬所狝之皮革。格林蘭漁業海貉之皮。屬礦所開之頑鐵。如是百十事。使遵令格而入稅關。則常豁所應征者。以優獎招徠之。此雖商工二民之私利。其勢力有以使議政者造寬大之令以縱貸之。然其政尙平公而合於治道。使其平等待物。則凡製造之材。實亦皆可以邀免。而國則將以益而不以損也。

稅之所免者。始不過物材而已。以製造者求利之無已。則往往並不涉物材者而亦求免之矣。如往者之學紗。其由莫斯科哇至者。例每百鎊征二鎊十三先令四便士。其由法國荷蘭至者。例每鎊征一先令。至若耳治第二之二十四載。悉減而爲每鎊征一便士焉。可謂至輕矣。而操麻業之業者。猶以爲未足。至其二十九載。則並此而蠲之。而同時英產麻布。且邀出口之獎令矣。不知麻業之業。織之功省而紡之功繁。其裁種漚漚之勤。姑不具論。而一人之織。必有三四人之紡而後相及。故一麻布成。五分其功之四。乃在紡紗者。而如是紡紗者。類皆貧窶婦人。散處國中。不蒙顧恤。而麻業主人所售而得利者。

乃織成之布而非紗也。彼求其利之豐。則買紗之惟恐不廉。猶鬻布之惟恐不貴耳。故其於布也。已造者有出口之獎。外來者則從而重征之。至於法國之產。則直禁絕之而已。凡此皆欲布價之極昂也。至於其紗。則惟慮外至者之不多。務奪貧民之利。使之不可得貴。織工之庸極其菲。市紗之價極其廉。故其爲熟貨之貴而生貨之賤者。非爲國之勞力小民計也。所欲富厚者。愈趨富厚而已。商宗計學之道。究其效而言之。大抵便於強有力者。盡如此矣。至於貧苦勞民。什八九被其摧抑者也。麻布之獎。輸紗之免稅。原定皆以十五年爲限。而衆工商業。力求寬展者再。故二令皆以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議院散會時罷也。

獎內輸之政。多施之材用生貨。而其產又大抵由美屬。如本棋之初。則獎船材若桅杆、若麻亭、漆油之屬。一也。若耳治第二之二十一載。則獎美利堅之靛青。每鎊獎六便士。二也。若耳治第三之四載。則獎美利堅之麻。每噸獎八鎊。三也。其五載。則獎美利堅之材木。每五十立方尺。獎十二先令。四也。其九載。則獎美利堅之蠶繭生絲。每百鎊之值獎二十五鎊。五也。顧養蠶功繁。而美之人功又貴。故雖有獎令。至者殊寥寥也。又如其十一載。則獎盛酒之木箱等。每若干獎六鎊。六也。其十九載。則獎愛爾蘭與

美利堅之麻。尋又以有損本英之栽植而廢。七也。以上諸獎令。皆有年限。而同時自他國至英者。則征之如故。蓋英人以謂美本英屬。美之富卽英之富也。財之輸美者無間少多。皆有所還。故於美雖有邱山之費。而於英實無毫釐之損。且英既以美爲外府矣。則所用於美者。皆以使吾英之利進云爾。此其持論至愚。固無假我之深辨。卽近日英人之所閱歷。當有以使人人眼明。不若前者之夢夢矣。卽令英美之間無幾微之異。則前者獎內輸之政。將與獎國中物產者等義而同功。顧獎內產之政。未必皆無弊也。矧乎其不然耶。

禁物材之外流。其法有二。或明設條令以禁之。或設爲出口重征。而使之不禁猶禁。夫吾英之所禁出者。見於羊毛最詳。而法亦獨重。操鬬業之工商。謂朝廷曰。國之利否視吾業何如。而議者之聽皆聳。彼所專之利。不獨使外國之鬬。不得並行於國中也。而牧者之毛。亦懸甚厲之禁。使之不得遠運而他售。夫國家嘗嚴闌出之禁矣。爲此者所以重邦賦也。乃議者輒譏其太密。以爲蚩氓何知。禁紛則向之所習者。今皆爲罪。此其說雖不必中。要皆爲惠保小民發耳。然自我觀之。則闌出之禁。雖有至嚴。其厲民之虐。不若工商二業所譁請於政府而得之。以爲專利之資者之已甚也。嘗聞杜拉戈之律。以血寫

之。如羊毛之禁。乃眞血律耳。額理查白之八載令曰。此後有白羊若其羔出國者。初犯者沒其資本。永遠入官。監禁滿一年。斷左手於市。懸以示衆。若再犯者。以匪倫尼律論殺之。（歐律第一等罪。號咳吐利孫。次之爲匪倫尼。咳吐利孫死。匪倫尼籍沒資產。有死有不死者。如謀弑國主爲咳吐利孫。而侵奪國主權利爲匪倫尼。如盜鑄銀錢。私交外國。棄師毀械。焚燒城郭等事。）其爲此者。蓋恐羊種善者爲外國所孽生故耳。至察理第二之十三載。以羊毛出關者。亦以匪倫尼論籍其家。使吾英以人理爲國。是二令者。吾望其雖著而不行也。考之國故。其第一令。未經明廢。然至察理第二之十二載。乃更令云。有以羊及羔出國者。沒其羊及船舶。羊每頭加罰鍰二十先令。此爲新令。則其舊者雖不廢猶廢矣。其第二令。則威廉第三之七載所廢。顧二令雖廢。其所留而存者。其嚴切已爲民所不堪。設今有以羊毛出口而被捕獲。資本沒官矣。其每鎊羊毛。例加罰三先令。則五倍毛價者也。且犯此者。有所貸人皆銷之。不得索通。就令其人巨富。被此者至於赤貧可也。三月之內。無力納鍰。則流七年。年限未滿。私還者以匪倫尼論死。臨死不令教士爲禱請。船主人知情者。沒其舟若器具。舟師舵工沒其資。監三月。尋改爲六月。其苛饒如此。所幸人心之殘忍。未若立法者之刻深。故其令雖懸。而以之乘人者。尙所未聞也。

以其闕出之禁嚴。而內地之轉輸。亦因之而大不便。羊毛之轉運也。例不得以箱宮箔篋等。必以皮囊布褚。外書羊毛。若囊紗各字。字大徑三寸以上。違者物沒官。每鎊加罰鍰三先令。晨日未出。晚日既沒。其距海五邁以內地。不得以車馬裝運。抑人力負擔之。違者貨物車馬沒官。其海墘村落。百家連保。有羊毛若自過其地以出者。值在十鎊以下。罰二十鎊。過十鎊之值。則三倍爲罰。保中有二人犯者。則罰百家分任其訊埋之費。其有散法輕縱者。監五年。人得告訐之。此律行於通國者也。

其在英南庚德薩什格斯二部。其用法尤苛。距海十邁以內之羊。主人於落囊三日之先。必親書狀告其地之監權者。狀中盡多寡。屯儲何所。皆署之。有所售。傳幾許。購者誰某。居何地。將運某所。必以更告。距海十五邁內居民。欲買羊毛者。必先赴部吏若縣令者。署狀。約所得囊。非以更售距海十五邁之居民而後可。無約之貨。有由內地運往海墘者。貨沒官。每鎊加罰鍰三先令。其無約而在十五邁界內屯者。罰與運者同科。貨經吏獲。其有約者。許持約索原物。其僞。三倍加罰。餘罪依例。

夫內地之轉輸。既以糾繞苛煩如此。則沿海之商務。亦緣此以多窒而罕通。業囊之商。運致羊毛至一海口。由是海口更輸本國之他步。必先告官。重幾磅。標徽爲何。苞裹幾個。纖悉明白而後可。有非然者。

貨物、車馬、舟帆。皆籍沒矣。威廉第三之元年。益令曰。有羊毛之家。所居距海。雖在五邁界。其由圈翦毛。輦運至家。不在此論。惟落蠶十日之後。欲移屯他所者。必赴權關。親署羊毛若干。及所屯處所。方准移運。其先移後署。未逾三日者。亦准免議云云。大抵蠶欲出此口。必先聲明所致之他口。而到口開船之頃。必請權吏監視之。方准登岸。否者不獨蠶及牽連之貨。將致籍沒。而加罰之錢。所謂每鎊三先令者。亦不免矣。

凡以上之鉤釵析亂。大抵皆關業之所爲。務使蠶不外流。而關材恆賤之故。然其能聳議院之聽。而設此迴出人情之條禁者。以其云英蠶品質獨絕。甲於他邦之所產者。且他邦所產。非得英蠶雜而用之。不能成中關。而上關之非此不成。又無論矣。故使英能絕蠶之出口。將坐而壟斷天下之關利有餘。蓋獨絕之物。人莫與爭。價之高下。其利在我。此天成之美利。得之而進出之差。永永爲正。富國之謀。莫若此之操券者。是說也。當時持之至堅。而和者亦至衆。卽至今日。吾英之人。尙什六七。謂其說無可疑也。願一倡萬和。大抵於關之商務工業。毫無所知。否則以耳爲目。未嘗身考而諦論之者。必求其實。則前所云。舉爲謬妄。欲成上關。不特無待於英蠶。且用之而上關不成。歐洲呢關佳品。必用西班牙羊毛。

雜以英產。則縷總不純。品質斯下。蓋實事之與人言。逕庭若此。其多爲謬說者。樂揚己而中於專利之私。故不暇深察也。

以其禁例之紛。而英之羊毛價減。不獨劣於應售之價而已。以較義都活第三時。其價亦不若也。蘇之羊毛原得自爲風氣。乃自南北既合。同被遏抑。而其價僅存往者之半矣。斯密約翰於羊毛一產。考訪最詳。據云英上等羊毛。價實劣於荷蘭下等之羊毛甚遠。如此。則彼操園業之家。可謂如願以償。得其所祈嚮矣。蓋彼之所以爲此紛煩者。無他正欲羊毛賤耳。

向使因任自然。而不加以紛擾。則英國羊毛之市價。必不如是之卑卑也。故時俗有謂以令之故而價微。亦以價微之故而羊毛之產乏。月計若少。歲計則多。雖不必甚遜於舊時。而實則陰受其損爲不少矣。然自我觀之。則所見異是。竊謂禁令雖紛。而吾國所歲殖之羊毛。則不必因之進退也。蓋蠶之多寡。視數羊之數。而數羊之家。其斥母勞力而爲之者。不必皆爲蠶。而後有事也。彼之所爲。視利否耳。而利之責於毛者。不若其責於肉者之多也。一羊之入市。有所不足於毛者。方且取盈之於肉焉。故禁令之行。其使毛革賤者。無異乎使肌肉貴也。打牲之事。以己治之地。數致牛羊。其所收之價。必有以資地主

之租。與夫具母業牧者之贏利。假令不能。則打牲之業將廢。故所不收於毛革者。必於肌肉焉取之。此愈減則彼亦愈增。牧者之責利。但計其全。而彼此多寡進退之間。則固彼所不計也。故國之田疇既闢。如吾英者。羊毛之禁例雖紛。於田主牧人固無所損。而損者則食肉之家。將舍賤而得貴耳。且由此言之。羊毛之價雖賤。將所產不因之以虛。獨毛賤則肉必貴。肉貴則市肉者沮。市肉沮則銷微。銷微則產隘。然以吾英言之。雖其理固然。而其效則不必見大。何則。食肉者多不爲貴價竟沮故也。

或又曰。凡物產之進退。皆有品量二者之可以分言。精粗美惡。品也。大小多寡。量也。前所言者。量也。其不以禁令之紛擾。以至於消乏固矣。第羊毛之品。得毋因之而日下歟。蓋毛之品質。視羊種高下。牧地肥磽。與夫護視之勤否。滌浴之數疎。牧之爲此者。爲義利重故耳。今令既使蠶廉。廉則得不酬勞。而爲蠶之功舉廢。如是而百年。則蠶品之日下可知也。乃自令設以還。羊毛之價則日賤矣。而羊毛之產不獨量之不減也。其品亦未聞其加劣於前。且若有進者。是又何也。曰此自易見耳。蓋羊毛之佳者。不獨毛佳也。其大半則係夫羊之肥瘠。與其種之大小。羊之肉既貴矣。則牧者意專爲肉。而其毛不期而自佳。夫使毛價不降賤。則其品之日佳將不限此。然但肉貴。則自有以使毛之不日劣而日良。物固有意

所不存。而相因而得益者。此類是已。則吾英羊毛之不降惡而日善。又何疑焉。

是故蠶令之紛擾。於蠶之歲殖品量。二者雖不能有所助。亦不能有大傷。雖業蠶者之利。以令紛之故。不克歲以豐滋。而事有相救。利有相生。則舉其全而計之。其受損之微。有始願所不及者矣。

雖然。以其不能致損之故。遂謂羊毛出口之可以禁絕。則大不可。謂羊毛出口得加重征可。蓋國家之於其民。無所重輕而莫不愛者也。爲以一民之利。而損此一民之利。此非爲民上者之所宜出明矣。今者取國之羊毛。而禁其出口。致其價劣。固明明於業蠶者有所損也。而問其故。則曰此業蠶者之利。則不中之令也。既爲一國之人民。無論爲君主。爲民主。其宜有所出以急其公也則同。今使取出口每包之羊毛。而加之以五先令若十先令之稅。國賦之進。由此實多。此於業蠶者雖損。必方之於禁遏爲已微。蠶價雖賤。必不若禁遏者之已甚也。而業蠶者之取材。雖不及禁出者之甚廉。而較之外國之取者。終有此每包五先令若十先令之利也。況夫尙有運輸保險之費之不必出。是業蠶者雖損而猶甚利也。夫微一稅矣。欲擇其於民無大損。而於國有甚利者難。而羊毛出口。於今日之英。則其一也。

案羅哲斯曰。取出口羊毛而加重稅者。見一弊而更其端。使見此者轉爲見彼。謂爲去弊。必不可也。

蓋出口貨之稅。出之者非受貨之國也。出於受貨之國者。必其貨爲一國所獨產。且其用而銷之也。欲代以他物而不能。既爲受貨之國之所必需。且用之既極其儉嗇。而不可復撙節。有如是者。則取出口貨而加之重稅。重稅實於彼乎徵之矣。然而天下百產之中。其爲如是者有幾物乎。中國海禁初通。茶葉之於各國庶幾如此。既非此類之物產。而重其出國之征。則其效將銷數比例而見少。而前之產此。其收利僅足以周租庸息者。將緣此而不存。而產數亦以絀矣。斯密氏既知羊毛禁出之害。而以此法可用。不知加出口之稅者。比之禁絕出口。猶五十步之於百步。非所謂除弊者矣。

事更有出人意外者。曩令之煩苛如此。固欲以禁其出國也。乃令雖苛。罰雖重。而羊毛之出於英者如未嘗禁也。民固有嗜利而不畏刑者。自禁其出口。而國中之價。與外市之價相懸。價懸利重。則頑民甘心之。而苛禁有不及者。闌出之利。得之者偷漏之頑民也。於餘民無所利。向使弛禁而爲之征。將賦以此充。而國用既周。則他稅之累民病國者可以少減如此。是奪頑民不法之利。而以利通國之人矣。有碌碌泥者。爲織罽所必需。所以援摯煩撓。使光緞也。其出口禁令之嚴。與羊毛幾相若。碌碌泥與燒

製於斗之白埴。相混而難辨。黠者常指碌礧泥爲白埴運出之。由是遂取白埴而亦禁之矣。察理第二之十三載。皮革出口。無論已割未割者。皆禁之。惟製成鞢履乃不禁。如此是許業履業鞢者以專利。而牧人割工皆困矣。繼而治皮者約爲工聯。於每石皮出一先令稅。而其禁以弛。且出口之頃。其所前出他項稅。得掣還三之二焉。其以皮治熟貨者。運出例免稅。而悉掣還舊稅。其優如此。獨牧人爲所困如故。蓋牧本農業。散處鄙郊甸間。其勢不便於爲合。不若工業者聚族邑居。其相約爲聯。保守業利。勢至便也。尤可哂者。以牛角爲生貨物材。亦禁出國。而微業如治角之工。比疎之匠。亦皆以熟貨故。專轂牧者之所產而腴其利焉。

貨介乎生熟之間。其出國也。非禁絕則加重征沮之。此不僅見諸皮革已也。蓋其貨雖未盡生而不皆熟。猶有少工之可施。則吾英之民曰。是必自我乎治之矣。是故羊毛禁矣。而蠶繭絨紗。亦禁出國。卽至索布之可以爲衣。其出口之關征亦重。則國之業染者欲專其利也。織工多兼爲染者。故未若前之治皮者結聯以抗也。時表暑儀之外郭。與二者之盜面。皆分功而爲專家之業矣。顧其物產。亦禁外售。蓋業時表暑儀者。慮其銷市之廣而價增。使己利微故耳。

考義都活第三、顯理第八、義都活第六之舊令。諸金皆禁出之產。否者獨錫與連。則以其物至足之故。而當時以輸此爲業者亦多。威廉馬理亞共治之五載。以欲勸厲礦業之故。則弛銅鐵出口之禁。其雜銅者所謂鐘齊、廠齊、殘齊之屬。則至今未弛。銅器出口者例無稅。

至其他物材。無出口之禁者。則重其出口之稅。若耳治第一之八載。英產出口者。大抵免稅。其不免者。若連錫、皮革、煤炭、羊毛、白蠟、膠諸、革鞣、毛氈、馬等。此類舍馬爲牲畜而外。大都物材半熟之貨及工器耳。同令於染草至自外國者。亦蠲其征以勸之。且運以更出則有稅。蓋操染業者以爲惟如是而後染草不貴也。然而不得其所願者。則以運此者常謹其供。不令稍過。染草日少。轉貴於前焉。沁尼葛膠者。染之一物也。出於阿非利加。其地爲法屬。法人辜權於其間。至一千七百五十五年。英奪其地。亦取其產而壟斷之。立條禁與北美之冊貨等。膠每石入口。征六便士。若更出。其稅至石一鎊十先令。蓋業染工者。以此膠壅於英國也。然以關稅日重。闌出日多。雖有厲禁。莫之能止。且其往荷蘭者。大抵由沁尼葛逕運之。故若耳治第三之十四載。亦減其出稅爲石五先令云。

鼯鼠皮。英人以爲冠。稅則之簿。計其價每張爲六先令八便士。其進口稅爲十六便士。以其待需之急。